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日月旗舰店
海航大厦店
国秀城店
江南城店
万绿园店
远大店
国兴店

《皱纹》

《皱纹》是西班牙漫画家帕科·罗卡的代表作，讲述从银行退休的老人埃米利奥因罹患阿兹海默症而被儿子送至养老院。他对自己的处境及日益严重的种种痴呆行为感到恐惧。在其他老人的帮助下他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这本书生动地刻画了普通人与迟暮之年的对抗。这是一场战役，没有武器却充满了哀伤。



作者：(西班牙) 帕科·罗卡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时间：2016年4月

《美国文明三部曲》

1946年出生的钱满素作为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是美国文明史研究大家。近日，东方出版社将她的三本分别出版的关于美国文明的书籍，归为“美国文明三部曲”系列再版。它们是《自由的阶梯：美国文明札记》《自由的基因：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自由的刻度：缔造美利坚的40篇经典文献》。这是一套面向大众讲述美国文明历史发展的经典读物，也是钱满素厚积薄发之作。



作者：钱满素
版本：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6年11月

《佛罗伦萨的神女》

《佛罗伦萨的神女》是一部以跨民族、跨宗教的爱情为主题的历史小说，糅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故事发生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久后的16世纪，地域涉及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意大利的美第奇政权、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波斯帝国、中亚的乌兹别克王国等。书中的角色大多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莫卧儿王朝全盛时期的统治者阿克巴大帝、佛罗伦萨的书记官、《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权倾一时的美第奇家族和美洲据以命名的亚美利加等等。这部小说选择了印度的西克里和佛罗伦萨作为故事背景，前者代表东方，后者代表西方。鲁西迪继续了以往曲折离奇的叙述风格，将历史事实和想象交织在一起，为读者呈现出一幅迷人的历史画卷。



作者：(英) 萨曼·鲁西迪
版本：北京燕山出版社
时间：2016年12月

访谈



郑克鲁先生

郑克鲁：
每个人都能读懂波伏娃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波伏娃的思想史成就比小说更大

1月10日傍晚，海南日报记者连线远在上海的郑克鲁先生。郑老的声音洪亮而爽朗，思维敏捷且活跃，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位78岁的老人。

许多人知道郑克鲁先生的名字，是通过《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实际上，他不仅是位翻译家，还是位学者，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是国内中文系学生普遍使用的教材。

“波伏娃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许不是在小说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与一般的翻译者不同，郑克鲁会从文学史的角度宏观看待一位作家。“这本书是可以传世的经典，值得花时间翻译。”

《第二性》是他第一次翻译法国理论著作，在这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请他翻译法国著名作家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但是郑老拒绝了，他认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说一般，所以，“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随着年龄增大，我觉得要珍惜时间，便以翻译一流作品为主。”

波伏娃著作颇丰，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和理论著述，在郑克鲁看来，她的小说体现了存在主义观点，在现当代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可是就存在主义文学而言，她的地位列在萨特和加缪之后，与他们还有一段距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性》最初于1948年在《现代》杂志上连载，次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自成体系的著作。从理论上讲，似乎这方面的著作还没有出其右者。”郑老总结道。

最懂女人的大部头

此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有过几种翻译，“或译文不够理想，或删节过多，虽然标明是‘全译本’，但由于英文译者往往喜欢删节，致使我国读者无法窥全豹。”在郑老看来，这些删节内容，并非无足轻重的“啰嗦”，有的恰恰既是此书的精华所在，也是本书的趣味所在。

“别看《第二性》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并不艰深难懂，语言深入浅出，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的理论著作。”在郑克鲁看来，《第二性》之所以成为波伏娃的顶尖作品，绝非偶然。

从波伏娃的自述可以得知，她从青年时期已经开始注意女性问题，广泛搜集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并从各个方面增加自己的知识，力图穷尽这个问题的内涵。到了她动笔写作时，波伏娃已步入中年，进入思想成熟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性运

1月9日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诞辰。她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1908年，波伏娃诞生于法国巴黎，从巴黎高师哲学系毕业之后，她便走上一条与哲学相伴一生的传奇之路。

她是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终身伴侣，并深受其影响。她的《第二性》被称为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女性主义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上世纪80年代，《第二性》英译本被引入中国，成为众多知识女性的必读书，但遗憾的是英译本并不完整，有大量删节。

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法文版，成为“唯一法译中全译本”，这部20世纪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终于有了一个由原文直译的“全译本”，《第二性》的译者郑克鲁先生，更是凭借这部著作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郑克鲁译著《第二性》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是波伏娃对女人的理解。在她看来，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就如此的，是男人、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予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

但是波伏娃没有在书中提出要让女人成为第一性，她只是指出女性属于第二性的不合理，这是全书的出发点，由此探索女人如何变成第二性。在郑克鲁看来，这恰恰是波伏娃的可贵之处，她敢于直面女人本身存在的弱点，以现实的明智的态度去对待女人问题，并不讳言女人的生理弱点，以此分析历史上男人为何能统治女人，而不是仅仅气势汹汹地发出不平之鸣。

女人为什么不能创造各民族的历史，女人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呢？在波伏娃看来，这有女人本身的问题，也有社会造成的缘由，她没有在书中夸大女人应有的作用，而是一一摆出女人在人类历史上所遭遇的悲剧命运，最鲜明而又最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女人的处境。

郑克鲁认为，正是这种理性的态度，让波伏娃超出一一般的女权主义者。“每个女孩子最好都要读一下《第二性》，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郑老建议道。

不可复制的波伏娃

提及波伏娃，她与萨特的爱情故事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她深受萨特影响，也非常崇拜萨特。”作为老一辈学者，郑老感慨道，“她与萨特可以一辈子不结婚，以终身伴侣的关系相处，可除了他们俩，一般人又有谁能真正做得到呢？”

在《第二性》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大部分婚姻仍然是父母安排的，金钱起到头等作用，而且少女比年轻男子更主动。这种情况在欧洲各国大致相同。对此，波伏娃则认为将婚姻和爱情协调起来不是易事，门当户对的婚姻不一定能产生爱情，想以爱情来获得男女平等是一种幻想。

在郑老看来，波伏娃的论述有不少真知灼见，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她对少女、婚姻、家庭生活、妓女、恋爱等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有的看法不能令人完全接受。

波伏娃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第二性》所引材料翔实，论证严密。郑老称他虽然不能全部赞同波伏娃的全部观点，但她依然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是法国人，法国人有法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像波伏娃那样生活。”作为中国人，郑老认为我们要学好汉语，吃透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真正学贯中西。对他来说，学不好中文，根本不足以言西方。■

动又一次高涨，女权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第二性》正是在此状况下应运而生。

那么，作为一名男性，在翻译一部女性理论著作时，会不会有理解上的困难呢？当被问到这个问题，郑老反问记者道，“女性一定比男性更了解女性吗？就像男性一定比女性更了解男性吗？”

郑老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波伏娃女士在书中给了新的观点：她认为